

中山大学报

SUN YAT-SEN UNIVERSITY GAZETTE

(新)第 333 期
2015 年 3 月 30 日
本期四版

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主办
《中山大学报》编辑部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4-0815(G)

本报创刊于 1926 年 11 月 5 日
http://202.116.64.86
E-mail: xiaobao@mail.sysu.edu.cn



文理医工围绕发展倾吐心声情系中大

——2015 年春季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教师发言摘编

计亮年院士(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我于 1975 年来中大的时候,无机化学实验室几乎什么仪器设备都没有,现在中大无机组在全世界的论文引用率却排在前列。靠什么呢?靠中大有个很好的领导集体。我接触过中山医何麟老院长,曾到过他家去,和他儿子是同事。我来中大前后经历了 9 任中大校长,我觉得每位校长都继承了学校好的传统,特别是包容性很好,像我,前任李延保书记,黄达人老校长都不是广东本地的。我 1982 年从国外回来,黄焕秋校长马上从刚完工的测试中心大楼腾出一间房子给我做实验室,学校两位副处长亲手将设备搬到我的实验室。

我觉得学校建设要冲上去有三

条:第一要有个好书记好校长及其领导班子。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李延保书记与黄达人校长上任后,他们兢兢业业,勇挑重任,团结广大师生员工,为学校一心一意谋发展,使中大在随后几年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如果领导不是这样,而是处处只为自己的利益和小集团作打算,那学校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发生倒退;第二进来的学生要勤奋;第三进来的研究生素质好,带起来容易,素质不好就特别不团结人,作为学科带头人一定要能团结大家。

另外,我觉得大家在拼搏过程中,要有顺其自然的心态,要注意身体健康。



张辉教授(中山医学院、人类病毒学研究所):

针对大团队、大平台,和大项目(“三大”)谈一下我的个人意见。就我个人而言比较喜欢小团队,喜欢“小而精”,PI 加十几个人就好,国外产生原创性很强的大成果的实验室几乎都是如此。诺贝尔级的工作也绝大部分是由这样的团队做出来的。当然科研基金要充足,实验室要能活得下来而且产出不断。但目前国家的资助体系的大部分资金都是针对“三大”,因此我也主张在哪个山头唱哪首歌,必须努力去争取资源。理工医的科研就像打现代战争一样,打的主要就是后勤。电影《坦克大决战》里德军的虎式坦克锐不可当,可最后德军因为后勤跟不上,因为缺油只好遗弃优秀的坦克步行回家,输得很惨,也很冤。

“三大”讲究合作和协同,讲究相互交流和沟通。不要畏惧与同行和官员经常沟通。其实在美国做教授和中国类似,也要认识人,了解立项策略,找小伙伴“强强”合作等。就是说 IQ 和 EQ 都要好,要善于推销自己的工作。在决定给予谁资助时,美国 NIH 的官员在 10%-15%资助线外有高达 50%-100%的决定权。与他们有良好的沟通,让他们了解你的工作就非常重要了。因此能在美国做到正教授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相当多的时间也是在争项目和资源。

在中国申请大项目的时候,院士数目不够的话就没有话语权。这几年作为全职回国的“千人”专家,我参与了一些大项目的立项和评审。知道引导资助方向和参与评审的重要性。在现有游戏规则下,中大努力增加院士

数量是很有必要的。谁都想安静地做学问,但往往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可是太依附于战略科学家,又容易丧失独立性。因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底线要守住。但必须研究和了解游戏规则。我们的战略科学家或学科带头人要有育才、惜才的心,不要有老板心态,把青年学者当成是大项目的打工者。应该在大项目的大方向下,多采取分进合击的组织策略,要支持和鼓励他们独立发展和壮大。

中山大学小项目其实自有优势,医科在自然科学基金面上的自由竞争的项目数全国排第二/第三。钱少但产出高,其实也很好。“小而精”也可以做成中大特色。冲击世界百强大学,没有一个诺贝尔级的工作,总还是名不正言不顺。但强调原创的诺贝尔级工作一般不是大项目协同出来的,是从一大批“小而精”的团队中脱颖而出,一开始只是突破现有“范式”的非主流工作。战略科学家加大团队完成工程化的国家级大项目,有可能因为太强调应用性而无法做很好的原创工作,让优秀的学生也跟着砸了进去,所以也有它的问题。但中大文化是包容的文化,应该允许“三大”和“小而精”和谐共存。

目前我们的医科总体科研水平来说其实已经达到美国中等医学院的水平,高质量论文数量跟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杰弗逊大学医学院和坦普尔大学医学院这些中等医学院相比已经不相上下甚至更强。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已经不是吴下阿蒙,我们应该有一份自信。我们的 5 年近期目



标应该是达到美国中上医学院水平。做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就应该有全球视野,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定位我们的坐标。我们的科研要对人类有重大贡献,要有更多的标志性成果。像厦门大学戊型肝炎疫苗的研发就是世界首创。十几年的不懈努力,这个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他们的长期临床观察的结果,证明了疫苗的成功。可谓十年磨一剑。

我们要注意扶持尖端前沿和颠覆性的工作,研讨可能出重大成果的方向。希望设立校长基金,对独一无二的东西要重点扶持,尤其应该支持资金有可能短缺但又有才华的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学术。

李宝军教授(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

我认为我们致力于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建设能与世界最好的学府相竞争的大学。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同时也需要时间。

一流的大学就是要有一流的教授,只有一流的教授才能受聘于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教授吸引一流的学生,这就是一流大学的逻辑。

好学生就是一流大学的大学(即:引领社会的思想)。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非技能培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大学产生思想和有思想的人,这意味着大学必须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警惕性距离,必须要引领社会而不是被社会牵着鼻子走,更不应盲目地迎合社会上某些明显不理性的需求。校园里充满了“金钱”二字,谁的

钱多(项目多)谁就厉害,谁的钱多谁就水平高,拿的项目越多越大就越成了名教授,这是混淆了项目与科研成果的区别。项目是资源,不是科研成果。如果说谁的资源多谁的水平就高,是建不成一流大学的。

创新是如何实现的?创新是在苦苦的追求和探索中实现的!我们的实验设备和仪器已经很先进了,具备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条件了。

评价体系不看 SCI 论文是错误的,如果不靠论文靠什么体现呢?发表论文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科研工作水平和效率的客观标准。如果连国际上普遍认可的 SCI 这个标准都不用的话,只能更乱更腐败。中大就应该坚持,并拿出国际上承认的成果。



凝聚共识

谋划发展

争创一流

学习宣传贯彻 2015 年春季工作会议精神 专刊

黄天骥教授(中文系):

晰,做法便具体。我又想,实现进入“第一方阵”这目标,很不容易,但也并非不可能。以我们中大的实力,以我们目前以较小的体量却取得骄人的成绩的情况看,只要清醒地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该怎样去?齐心协力,“争”字当头,力争上游,挤进第一方阵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必须实现的。

第二,我觉得,罗校长的报告,说中了我们学校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提出:要化被动为主动。这个判断是对的。岭南文化,包括中大文化,是生猛的,淡定的,可是,有时候淡定有余,生猛不足。因为,毕竟岭南社会长期以小农经济发展为主。习惯于“小满即足”,“过海神仙”。往往有点满足,有点成就,便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了。我们又习惯于低调,其实是欠缺冲劲。我是老中大了,按我了解,我们一些人,还有清高情绪。往往是凡事不争,懒得争,甚至羞于争。在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岭南文化和中大精神要前进一步,就必须勇于奋进。很清楚,要发展,就要把被动变成主动,要争!不是为个人争名,是为学校争光!当然,我们不能吹牛,但不要妄自尊大,要实事求是地去“争”!所以,我觉得校长来了短短四十天,看出我们中大的不足之处,这是敏锐的,很不简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老中大人,应该引以为戒。所以,我听了书记、校长一天的讲话,觉得虽涉及方法论的问题,但按我体会,其中贯穿着“奋进包容、敬畏学术”的理念,是继承我校历届校长教育理念的发展。我想,只要留心,校领导即使没有提出什么概念,而总体的精神可以领悟。粤语说:“画公仔,不必画出肠”嘛!

第三,校长提出要建一个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这个做法是好的、对的。当然,大

学要包容“孤独的思考者”,但考虑到当前科学发展的形势和我校的处境,重视引进,促进内涵,是当务之急。

同时,我也认为,在建设“三大”的时候,同时要考虑中山大学传统的特点,考虑哪些是具有中大传统中大特色的学科。我们要引进引用一些顶尖的,显示度高的人才,还必须考虑将来二十年、三十年后,一些具有中大特色的学科,必须后继有人,并且要能发扬光大。中大是“铁打的营盘”,在座诸位都是“流水的兵”。进入“第一方阵”是我们近期目标,我们还要为长命百岁的母校负责!否则,“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后果不堪设想。这教训,我们不是没有过的。所以,我们既要“力争”,也要“力保”。什么是中大特色,说白了,就是我校一些已在全国领先地位的学科和专业,我们必须力保他们永远居于领先的地位。要知道,没有特色的大学,也不是好大学。实践证明,我目前在学术界有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其团队,是一步一步形成的,是经过几十年一代传一代地经营的。这一点,也属于建设“大团队”的范畴。

要建设“三大”,我们需要引进人才,包括培养优秀的青年教师。而引进,要有本钱。让我兴奋的是,现在好了,我们有了珠海这块土地的产权了,彩票会贬值,土地会升值。“筑巢引凤”,有了房子,加上我们有包容宽松的环境,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风。天时地利人和,优秀人才不来才怪哩!

面临母校发展的机遇,作为老中大人,我很兴奋。这两天,像注射了鸡血针,还加上两种球蛋白!

袁学锋教授(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超级计算应用研究院):

们也到各个学院去宣传去推广,也成立了好几个面向领域的用户俱乐部,包括生物医学的,但效果不理想。尽管超算中心仍处于边建设、边运行阶段,释放出来的资源量有限。我们中大的用户数应该说不少。从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2 月总共注册了 61 个用户课题组,所用总机时大约 1065 万核·小时,仅占中心这一时间段高性能计算有效总机时的 4%。一方面说资源没有,另外一方面资源就在面前,为什么我们用不起来。而且是不是真的想去用,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其中 32 个付费课题组的年平均使用量为 20.1 万核·小时/组, 29 个免费课题组的年平均使用量达到了 14.5 万核·小时/组,与国内其它单位 200 个免费课题组的年平均使用量(15.6 万核·小时/组)相当。然而,我们中大付费课题组的年平均使用量(410 万核·小时/组),甚至还在超算中心结转了价值不低于 156 万人民币的上一年度剩余机时,说明资金并非不是这些课题组在一段时间内充分利用超算资源的主要障碍。如果讲差距,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所以我想呼吁的是,我们一定要用好大平台。

在中大这个地方,在发展高性能计算和大数据方面有巨大的机会。从医学领域来讲,就有巨大的“金矿”。如果我们把整个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然后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生理学、临床医学,整个串起来,你说八大附属医院还有重点实验室,就可以形成巨大的数据资源。每年一千多万的病人,30 多万例的手术,产生多么大的数据啊!我们如果把把这个作为大项目搞起来的话,肯定是世界第一啊!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利用好大平台做大文章、做大项目,“另辟蹊径”,不失为在追赶第一方阵的过程中一种重要举措。

刚才哲学系的鞠所长也说了,正在做贯通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研究。那么“天河二号”就是这样一个能实现无所不能虚拟世界的舞台。整个数据流、工作流,包括人机互动

都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密切合作。我期待各个学院是不是能思考在学科规划的时候怎样用好“天河二号”这个大平台,甚至在自己的学科里开辟新的领域,变成一流的领跑者。在我看来,大数据这个事情,基本上是刚起步,而且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为什么不能很好地组织,形成自己的优势,甚至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所以在学校的既定发展方向中,我看到了要做“国家大数据科学中心”这一谋划,是非常及时的大事,但这可能需要汇集全校资源去做。我刚才也听到了传播与设计学院介绍他们在做舆情分析,但是舆情分析是不宜宣传的。然而,整个社会大数据、科学大数据、医学大数据,还有经济大数据、工业大数据将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新兴产业。所以这里面如何谋划这个东西我想是很关键的。如果不瞄准国家有迫切需求的领域,要完成进入国内的第一方阵高校的目标也是让人担忧的问题。

我们“天河二号”平台真正的黄金服役期只有 5 年,如果 5 年之后我们没有抓起来,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战略窗口,这里面如果各个学科规划没有及时启动的话,就是巨大的失误。国内外没有一所高等院校有我们这样的资源,到目前为止国内一共有来自 19 个省市 300 多个在我们注册、试用,而且非常主动。我们的院系更应该积极加入。

还有就是人才队伍和学术理念的问题。我们中大在学术自由方面很提倡,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要做大项目、大团队、大平台,这可能就要有一个新的理念。比如说国防科大,你说用单个研究人员去和清华、北大比,国防科大肯定在计算机领域是比不过的。但这支队伍从研制“银河”到“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一直能够拿到重大项目,就是靠作风过硬的团队。所以说,如果缺少团队精神,中大在从第二方阵追赶第一方阵的过程中就会更为艰难。如何营造这种团结协作的理念,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下转第四版)

整理:郑舒 彭楚裔 谢颂情 李梦嫣等